

# 冷战时期美苏“热线”的来龙去脉

从1963年8月31日起，在冷战中对峙的美苏两国每隔两小时便进行一次隔空“对话”，从未间断。这一沟通渠道是两个超级大国为避免误判而设置的。

2023年8月30日，俄罗斯《红星报》网站发布纪念冷战“热线”的报道，回顾了60年前对古巴导弹危机心有余悸的美苏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快速可靠的通信联络”的来龙去脉。

## 古巴导弹危机成了“催化剂”

从1954年到1955年，美苏两国先后成功制造出可由飞机携带的实战型氢弹。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两国先后成功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无法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此时的冷战对峙出现了一种令人极度担忧的局面：美苏轰炸机可在数小时内向对方目标发起进攻，导弹只需数十分钟就能完成打击，而白宫却无法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同克里姆林宫实现直接的沟通。

1962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和核战略研究者托马斯·谢林率先提出，美苏两国之间设置沟通联络线是非常必要的。但他的这一提议遭到美国国务院和军方部分人士的反对：“我们不支持总统背着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对话。”甚至有人称，“不希望白宫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分公司”。

虽然有不小的争议，但在1962年4月美国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由北约和华约国家组成）提交的全面裁军条约草案中，仍提出应在联合国秘书长及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

“快速可靠的通信联络”。苏联方面对此没有表示反对。

建立通信联络的设想有了，但此时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对此给予多少关注。直到1962年10月，“催化剂”出现了——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遭遇其政治生涯中的艰难时刻——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利用新闻媒体向对方隔空喊话，之后以信件交换意见。在最紧张的十几天中，双方来往信件达20余封。

虽然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和平解决，但美苏两国都意识到，信件交流很多时候难以及时消除对方的疑虑，需要更可靠的直接沟通渠道——设立通话热线被提上议事日程。肯尼迪在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信中表示，利用媒体作为核危机谈判的载体是不明智的，通话热线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1962年12月，美国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交一份文件，对建立直接通信联络机制进行了描述：热线电话可以降低因通信故障、信息误判而导致战争爆发的风险，可以确保及时准确的直接沟通。

1963年3月29日，美国驻“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代表查尔斯·斯特尔再次建议，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设置一条特别联络线，用于两国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直接交换意见。4月5日，苏联代表对该建议作出回应，表示将考虑设立双方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的专线。苏联方面还称，暂时不会考虑有关全面裁军的问题，但可以优先考虑

设置通信联络线。

## “热线”开通，美苏明算账

1963年5月6日，美苏双方代表在日内瓦就热线问题开始进行磋商。谈判一直持续到6月20日，最终，美苏代表签署《关于设立直接通信线路的谅解备忘录》（也被称为《美苏热线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设立热线的目的是建立军事上的相互信任，并加强沟通，以便在紧急时刻，美苏两国领导人可以快速、直接且私密地进行沟通和联系，从而排除因通信延迟或误解对方行动而导致核战争爆发的风险。

《美苏热线协议》被视为两国之间达成的第一份双边军备控制协议。肯尼迪认为，这是双方在军备控制与裁军方面的“一个小突破”，预示着两国能够达成更多、更全面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协议。果然，就在6周之后，美苏两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根据《美苏热线协议》，两国的直接通信线路包括：一条全天候的双向有线电报通路和一条全天候的双向无线电报通路。前者受到干扰时，就使用后者。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两个终端都安装上电传设备。

说是直接联系线路，实际上这条线路要跋涉万里，从华盛顿开始，历经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最后才到达莫斯科，全长约1.6万公里。而无线电报线路则从华盛顿出发，经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丹吉尔，传到莫斯科。

双方还在备忘录中将如何分摊热线费用讲得一清二楚：苏联负担从莫斯科到赫尔辛基路段的费用，美国负担从华盛顿到伦敦路段的费用，中间部分双方平分。

1963年8月30日，热线建设完毕。次日，华盛顿向莫斯科发送了第一条用于测试设备的信息——“敏捷的棕色狐狸越过懒狗的后背 1234567890”。这古怪的语句实际上是一个“全字母短句”，即包含拉丁字母表中所有字母和数

字，以确保电传打字机上的所有按键都可以正常工作。几分钟后，莫斯科用俄语回复了，这表明，线路运行没有问题。

## 升级为卫星电话

上述看似普通的通信渠道，在冷战格局下却是很大的突破。热线的建立使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可以不通过外交机构就快速获得可靠的信息，同时也证明，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对峙无法起到缓和双边关系的作用，唯有对话交流才能促进相互了解。热线交流的简便性和重要性，成为冷战时期促进双边交流的引人注目的典范，也为核武器化的国际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

在冷战的严峻形势下，美苏双方虽然出于沟通目的建立了热线，但其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正式使用。一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苏联领导人认为可能有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才首次通过热线与美国总统进行了对话。两国均要求对方不要采取具有挑衅意味或目的不明的军事行动。当时双方的首要考虑是，苏联黑海舰队和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十分接近，应该避免两者之间发生误会。苏联领导人当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介入第三次中东战争，那么苏联同样会加入战争。”

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美国收到以色列可能动用核武器的警报）、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期间、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美苏两国都通过这条热线进行了沟通。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数次使用这条热线与苏联沟通，苏联方面询问黎巴嫩战争的情况，美国方面则评论波兰局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热线沟通不畅的问题，1971年，美苏双方将其升级为卫星传输的电话系统，并实现了语音通话功能。同时，作为辅线的无线电信号被撤销。

据《老年文汇报》

## 《别董大》原来是高适的“蹭饭”诗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众多送别诗中，唐代诗人高适的这首《别董大》可谓举重若轻。或许有人会认为是高适这首诗带火了董大，实则不然，因为在高适写这首诗的时候，董大远比高适更负盛名。准确点说，高适是董大的忠实粉丝。

董大原名董庭兰，乃一名琴师，因为在家族排行老大，所以也被称为“董大”。董大在音乐上的天赋极高，擅长弹奏七弦琴和筚篥。据说当时爱好乐曲的宰相房琯自从听了他的曲子后，便日夜思之，于是天天找上门听琴。后来房琯干脆把董大招到自己府里当门客，吃穿住行全部包下，还给发工资。

入驻宰相府后，董大靠着绝妙的琴技声名鹊起。可好景不长，后因房琯受牵连被贬，宰相府的人全部遣散，董大也随之流落江湖。就在董大流浪到睢阳时，遇到好友高适。那时的高适，虽胸怀大志，却不得志，40多岁了还一事无成。两人推杯换盏，

酒足饭饱，到了该买单的时候，高适提出赋诗一首为董大送别，于是就有了这首《别董大》。其实，大多数人只会背诵这首诗的上半部分，因为下半部分被后人分割成了《别董大·其二》：“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用现在的话来讲，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如同四处飘摇的鸟儿一样，居无定所，离开京师一晃便是十几年。没有人情愿贫苦潦倒一辈子，但今日一聚，我竟然还真掏不出吃饭的酒钱。

读完这下半部分，感慨之余，我们会发现，这竟是高适的一首直白的“蹭饭”诗，且蹭得心安理得。

面对远道而来的朋友，高适没有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将自己的潦倒境遇全盘托出，这是一种坦诚。更何况相比高适来说，当时的董大的确不缺钱，毕竟他可曾是宰相府中的座上宾，以他当时的名声，扛着琴过来随便一抚，一些喜爱琴乐之人自然会慷慨解囊。

据《北京青年报》马庆民/文

